

唐宋十大家尺牘

中華書局印行

古今尺牘大觀

張相編
姚漢章編

上編 中編 下編
共十二冊

原售二元四角
改售一元四角

原售二元四角
改售一元七角

本書上自周、秦、下迄明、清，搜羅數千百年書翰而治之於一爐。計分二編：自周、秦、漢、魏、兩晉、南北朝至唐爲上編；宋、元、明爲中編；清代爲下編。作者或爲君王顯宦，或爲隱逸高士，或爲文學鉅子。舉凡山川景物之勝，風俗時尚之變，研究諸子百家派別，三教九流，及歷代掌故，家庭訓誥，長幼贈答，友朋餽遺，勞人思婦，傷逝痛別，應有盡有。且不囿家數，不泥憎愛，每篇長者數千百言，短者數十字，各具精彩。並加句讀，以便瀏覽，精警之處，旁加圈點，以醒眉目，洵爲古今尺牘之大觀。

中華書局出版

韓昌黎尺牘

目次

與孟東野書·····	一	上留守鄭相公啓·····	一一
答竇秀才存亮書·····	二	上宰相書·····	一三
上李尙書書·····	三	重答張籍書·····	一七
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·····	四	後十九日復上書·····	一九
上兵部李侍郎書·····	五	後廿九日復上書·····	二一
答尉遲生書·····	七	答侯繼書·····	二四
答楊子書·····	八	答崔立之書·····	二五
上襄陽于相公書·····	九	答李翊書·····	二八
上鄭尙書相公啓·····	一〇	重答翊書·····	三〇

代張籍與李浙東書……………三一

答李秀才書……………三三

答陳生書……………三四

與李翱書……………三五

上張僕射書……………三七

答胡生書……………四〇

與于襄陽書……………四一

與崔羣書……………四二

與陳給事書……………四五

答馮宿書……………四七

與衛中行書……………四八

上張僕射第二書……………五〇

與馮宿論文書……………五一

與祠部陸員外書……………五二

與鳳翔刑尙書書……………五五

爲人求薦書……………五七

應科目時與人書……………五八

答劉正夫書……………五九

答殷侍御書……………六一

答陳商書……………六二

與孟尙書書……………六三

答呂鑒山人書……………六六

答渝州李使君書……………六七

答元侍御書……………六八

與鄭相公書·····	六九
與袁相公書·····	七〇
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·····	七一
答張籍書·····	七三
與鄂州柳中丞書·····	七四

又一首·····	七五
答魏博田僕射書·····	七七
與華州李尚書書·····	七八
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·····	七九

韓昌黎尺牘

與孟東野書

與足下別久矣！以吾心之思足下，知足下懸懸於吾也；各以事牽，不可合并，其於人人，非足下之爲見，而日與之處，足下知吾心樂否也。吾言之而聽者誰歟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？言無聽也，唱無和也，獨行而無徒也，是非無所與同也，足下知吾心樂否也？

足下才高氣清，行古道，處今世，無田而衣食，事親，左右無違，足下之用心勤矣！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！混混與世相濁，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，足下之道，其使吾悲也。

去年春，脫汴州之亂，幸不死；無所於歸，遂來於此。主人與吾有故，哀其窮，居吾於符離睢上。及秋，將辭去，因被留以職事，默默在此，行一年矣！到今年秋，聊復

辭去。江湖余樂也，與足下終幸矣！

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，期在後月；朝夕當來此。

張籍在和州居喪，家甚貧，恐足下不知，故具此白。冀足下一來相視也。自彼至此雖遠，要皆舟行可至，速圖之！吾之望也！

春且盡，時氣向熱，惟侍奉吉慶。

愈眼疾比劇，甚無聊，不復一一。愈再拜。

答竇秀才存亮書

愈白：愈少驚怯，於他藝能，自度無可努力；又不通時事，而與世多齟齬，念終無以樹立；遂發憤篤，專於文學。學不得其術，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，皆符於空言，而不適於實用，又重以自廢；是故學成而道益窮，年老而智愈困。今又以罪黜於朝廷，遠宰蠻縣，愁憂無聊，瘴癘侵加，喘喘焉無以冀朝夕。

足下年少才俊，辭雅而氣銳，當朝廷求賢不及之時，當道者又皆良有司，操數寸之管，書盈尺之紙，高可以鈞爵位，循次而進，亦不失萬一於甲科。今乃乘不測之舟，入無人之地，以相從問文章爲事，身勤而事左，辭重而請約，非計之得也。雖使古之君子，積道藏德，遁其光而不曜，膠其口而不傳者，遇足下之請懇懇，猶將倒廩傾囷，羅列而進也。若愈之愚不肖，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！

顧足下之能，足以自奮；愈之所有，如前所陳，是以臨事愧恥，而不敢答也。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，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，糶載而往，垂橐而歸，足下亮之而已。愈白。

上李尚書書

月日，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，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：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，所見公卿大臣，不可勝數，皆能守官奉職，無過失而已；未見有赤心事

上，憂國如家如閣下者！

今年已來，不雨者百有餘日，種不入土，野無青草；而盜賊不敢起，穀價不敢貴，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，皆若閣下親臨其家，老姦宿賊，銷縮摧沮，魂亡魄喪，影滅迹絕。非閣下條理鎮服，布宣天子威德，其何能及此？

愈也少從事於文學，見有忠於君，孝於親者，雖在千百年之前，猶敬而慕之；況親逢閣下，得不候於左右，以求效其懇懇？謹獻所爲文兩卷，凡十五篇，非敢以爲文也，以爲謁見之資也，進退惟命。愈恐懼再拜。

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

伏聞今月五日，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，毛質皤白，天馴其心；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。屯之役夫，朝行遇之，迫之弗逸，人立而拱。

竊惟休咎之兆，天所以啓覺於下，依類託喻，事之纖悉，不可圖驗，非睿智博

通孰克究明？愈雖不敏，請試辨之。兔陰類也；又窟居，狡而伏，逆象也。今白其色，絕其羣也；馴其心，化我德也；人立而拱，非禽獸之事；革而從人，且服罪也；得之符離，符離實戎國名，又附麗也；不在農夫之田，而在軍田，武德行也；不戰而來之，之道也；有安阜之嘉名焉！

伏惟閣下股肱帝室，藩垣天下四方，其有逆亂之臣，未血斧鑕之屬，畏威崩析，歸我乎哉！其事兆矣！且宜具跡表聞，以承答天意。小子不惠，猥以文句微識蒙念，睹茲盛美，焉敢避不讓之責，而默默耶？愈再拜。

上兵部李侍郎書

十二月九日，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，謹上書侍郎閣下：愈少鄙鈍，於時事都不通曉；家貧不足以自活，應舉覓官，凡二十年矣。薄命不幸，動遭讒謗，進寸退尺，卒無所成。

性本好文學，因困厄悲愁，無所告語，遂得究窮於經傳、史記、百家之說；沉潛乎訓義，反復乎句讀，礱磨乎事業，而奮發乎文章。凡自唐虞已來，編簡所存，大之爲河海，高之爲山嶽，明之爲日月，幽之爲鬼神，纖之爲珠璣，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，奇辭奧旨，靡不通達。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，學成而道益窮，年老而智益困，私自憐悼，悔其初心，髮禿齒豁，不見知己。

夫牛角之歌，辭鄙而義拙；堂下之言，不書於傳記。齊桓舉以相國，叔向攜手以上，然則非言之難爲聽，而識之者難遇也。

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，行高而德鉅，尙賢而與能，哀窮而悼屈，自江而西，旣化而行矣。今者入守內職，爲朝廷大臣；當天子新卽位，汲汲於理化之日，出言舉事，宜必施設，旣有聽之之明，又有振之之力，寧戚之歌，驪明之言，不發於左右，則後而失其時矣！

謹獻舊文一卷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；南行詩一卷，舒憂娛悲，雜以瓊怪之言，

時俗之好，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。如賜覽觀，亦有可采；干黷嚴尊，伏增惶恐！愈再拜。

答尉遲生書

愈白尉遲生足下：夫所謂文者，必有諸其中。是故君子慎其實，實之美惡，其發也不揜，本深而末茂，形大而聲宏，行峻而言厲，心醇而氣和，昭晰者無疑，優游者有餘，體不備，不可以爲成人；辭不足，不可以爲成文。愈之所聞者如是，有問於愈者，亦以是對。

今吾子所爲皆善矣，謙謙然若不足，而以徵於愈，愈又敢有愛於言乎？抑所能言者，皆古之道，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，吾子何其愛之異也！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，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，彼其得之，必有以取之也；子欲仕乎？其往問焉，皆可學也！若獨有愛於是，而非仕之謂，則愈也嘗學之矣！請繼今以言。

答楊子書

辱書，並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，比於東都，略見顏色。未得接言語，心固已相奇，但不敢果於貌定。知人堯舜所難，又嘗服宰予之誡，故未敢決然挹，亦不敢忽然忘也。

到城已來，多不與人還往；友朋之中，所敬信者，平昌孟東野。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；崔大敦詩不多見，每每說人物，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。近又得李七軻書，亦云足下之文，遠其兄甚。

夫以平昌之賢，其言一人固足信矣，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？故不待相見，相信已熟，旣相見，不要約已相親，審知足下之才，充其容也。今辱書乃云云，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。

然恐足下少年，與僕老耄者不相類，尙須驗以言，故具白所以。而今而後，不置

疑於其間可也。若曰長育人才，則有天子之大臣在；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，況如是重任耶？學問有暇，幸時見臨。愈白。

上襄陽于相公書

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、天寶樂詩、讀蔡琰胡笳辭詩、移族從並與京兆書，自幕府至鄧之北境，凡五百餘里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，手披目視，口詠其言，心惟其義，且恐且懼，忽若有亡，不知鞍馬之勤，道途之遠也。

夫澗谷之水，深不過咫尺；丘垤之山，高不能踰尋丈，人則狎而翫之；及至臨泰山之懸崖，窺巨海之驚瀾，莫不戰掉悼慄，眩惑而自失；所觀變於前，所守易於內，亦其理宜也。

閣下負超卓之奇材，蓄雄剛之俊德，渾然天成，無有畔岸；而又貴窮乎公相，威動乎區極，天子之毗，諸侯之師，故其文章言語，與事相侔，憚赫若雷霆，浩汗若

河漢；正聲諸韶濩，勁氣沮金石；豐而不餘一言，約而不失一辭；其事信，其理切；孔子之言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」信乎其有德，且有言也。楊子雲曰：「商書灝灝爾，周書噩噩爾，」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。

昔者齊君行而失道，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；樊遲請學稼，孔子使問之老農；夫馬之智，不賢於夷吾；農之能，不聖於尼父；然且云爾者，聖賢之能多，農馬之知專故也。今愈雖愚且賤，其從事於文，實專且久，則其贊王公之能，而稱大君子之美，不爲僭越也。伏惟詳察！愈恐懼再拜。

上鄭尙書相公啓

愈啓：伏蒙仁恩，猥賜示問，感戴戰悚，若無所容措。然尙有厥誠，須盡露於左右者，敢避其煩黷，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？

愈幸甚，三得爲屬吏，朝夕不離門下，出入五年，竊自計較，受與報不宜在門

下諸從事後，故事有當言，未嘗敢不言，有不便於己，輒吐私情，閣下所宜憐也。

分司郎官職事，惟祠部爲煩且重，愈獨判二年，日與宦者爲敵，相伺候罪過，惡言詈辭，狼籍公牒，不敢爲恥，實慮陷禍。故前者懷狀，乞與諸郎官更判，意雖甚專，事似率爾，言語精神，不能自明，不蒙察允，遽以慙歸。僂俛日日，遂踰累旬，私圖其宜，敢以病告，鴈鳩平均，歌於國風，從事獨賢，雅以怨刺，伏惟俯加憐察，幸甚幸甚！愈再拜。

上留守鄭相公啓

愈啓：愈爲相公官屬五年，辱知辱愛，伏念曾無絲毫事，爲報答效，日夜思慮謀畫，以爲事大君子，當以「道」不宜苟且求「容悅」，故於事未嘗敢疑惑，宜行則行，宜止則止，受容受察，不復進謝，自以爲如此，真得事大君子之道。

今雖蒙沙汰爲縣，固猶在相公治下，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，爲形跡嫌疑改

前所爲，以自疎外於大君子，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。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，爲其長者，得不追而問之乎？追而不至，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？坐軍營操兵守禦，爲留守出入，前後驅從者，此眞爲軍人矣！坐坊市賣餅，又稱軍人，則誰非軍人也？愚以爲此必姦人，以錢財賂將吏，盜相公文牒，竊注名姓於軍籍中，以陵駕府縣，此固相公所欲去，奉法吏所當嫉，雖捕繫杖之未過也。

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，愚以爲大君子爲政，當有權變，始似小異，要歸於正耳！軍吏紛紛入見告屈，爲其長者，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？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，及見諸從事說，則於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。

雖然，豈敢生疑於萬一，必諸從事與諸將吏，未能去朋黨心，蓋覆醜黜，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，小人受私恩良久，安敢閉蓄以爲私恨，不一二陳道？伏惟相公憐察，幸甚幸甚！愈無適時才用，漸不喜爲吏，得一事爲名，可自罷去，不啻如棄涕唾，無一分顧藉心，顧失大君子纖芥意，如丘山重。守官去官，惟今日指揮！愈惶懼